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一九四號　原名：抗戰日報

中共方面稱：我軍攻擊大同 是爲制止蔣軍內戰兇燄

鄭介民正式宣佈要進攻張垣承德延安 證實了內戰已走上更大規模的階段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執行部中共葉劍英委員十九日上午接獲國民黨方面鄭介民備忘錄一份，內稱：國民黨軍隊將對張家口、承德及延安採取自由行動，以援助大同方面國民黨軍隊。中共方面稱：自六月下旬以來，蔣軍向各解放區進攻，已侵佔縣城二十七座，重要集鎮一百九十餘。蔣介石向中共提出讓出蘇皖邊區，讓出膠濟路，讓出承德及承德以南地區，讓出蘇北大部地區，讓出山東四八路軍縮編四軍從僞軍手中收繳的地區等五項要求，蔣介石「八一五」談話則又公開堅持這些無理要求。此後，蔣介石之全面內戰的部署更加積極和具體化了，身爲政府委員的鄭介民，正式宣佈要進攻張家口、承德及延安，證實了內戰已走上更大規模的階段，值得全國人民嚴重注意。（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北平訊：軍調部執行處國民黨代表蔡文治於十七日下午執行處會議上公開宣稱：「如共軍不解除對大同的威脅，政府軍隊將進攻張家口、承德。」中共方面稱：蔣介石已將其兵力之六十五個旅投入內戰，蔣軍正在各地大舉進攻解放區。這些蔣軍侵入晉南之蔣軍八個師正沿同蒲路北犯，已侵佔聞喜、水頭、侯馬等重要城鎮。蘇北蔣軍出動大軍九十餘萬，向淮河長江由南面至泰興一線，已向北推進百餘里，先後侵佔[illegible]、[illegible]、泗縣、五河、天長、如皋、海安等七個縣城。在山東膠濟路沿線，十五萬以上蔣軍已侵佔即墨、膠縣、金鄉、[illegible]、[illegible]、淄川、博山、萊蕪、長山、鄒平等九個縣城。在中原，蔣軍一十[illegible]，正在圍[illegible]李先念部的中原部隊。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自不能束手待斃，因此不得不在晉北及其他地方實行反擊，以制止蔣軍內戰的兇燄。如果蔣軍停止對上述各地的進攻，並撤出所侵佔的城鎮，山西和全國當不難立即獲得和平。如果蔣介石執迷不悟，堅決擴大內戰，則一切後果將由蔣方負責。

人人有地種，大家都翻身！

楊方村大河堡新翻身羣衆 向無地農民抗屬送地

團結互助，充分表現了天下農民一家人；反貪污款買牛扣伏荒，生產熱潮爲歷史上所未有。

（神池訊）爲了「人人有地種」「大家都翻身」，崞縣楊方村開展「送地」運動。該村解放後，即發動了減租，三十八戶佃戶在運動中翻了身，算回了三百餘垧土地，還去還存少土的十四戶僱農，都分得了土地，最少的也算回五垧以上，最多的達二十餘垧，在目前的生產條件下，部份農民還耕種不了，但村內還有一些外來貧苦農民，仍缺少土地。農會爲了幫助大家翻身，在各小組中發出了互助倡議，說明減租鬥爭能得到勝利，主要是依靠大家的力量，自己翻了身，還要幫助其他窮人翻身，做到人人有地種。經過小組討論後，會員們熱烈響應了「送地」的號召，張妹娃說：「農會開會，我就送了兩垧地，現在我還有幾垧荒地送給大家種。」張鎖和倚在減租中算回八垧，四垧好地，四垧荒地，他提出好壞地各送一半幫助別人翻身。李尚林一次減回了九垧地，也願意抽出五垧地，送給更窮的人。在他們團結互助精神影響下，全村八個會員自動給地六十一畝，由農會調劑給十一個沒地的貧苦農民，其中有二十餘[illegible]土地，靠近王家寨、大水口兩村，就送給兩村農會分配給貧苦農民。現該村經過減租和「送地」，不論大戶小家都有了土地，得到了土地的羣衆都高興的說：「這一下有了地，明年好好生產，就不愁翻身發財了」。（耕夫）

（神池訊）靜樂縣大河堡新翻身羣衆，送地送糧，幫助貧苦羣衆和抗屬翻身，充分表現了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該村經過減租回贖，全村九十戶貧農擺脫了封建剝削，獲得了土地，共算出水旱地四百三十七畝和衣服物件很多，在減租運動中，大家體驗到羣衆團結力量的重要，鬥爭勝利結束後，得到土地的佃戶們都自動拿出水旱地一百三十三畝，送給沒地的貧苦羣衆。李臣小在送給李虎娃五垧地時說：「新政權幫助我翻了身，我也要幫助大家翻身才對」。劉來生說：「天下的窮人是一家人，大河堡的窮人更是一家人，只要大家有辦法了，窮人就不受罪了。」他送了三畝水地給貧苦抗屬[illegible]。大家對抗屬生活更關心，[illegible]，都在對抗戰有功，給他們分得了三斗[illegible]水地。對村裏五家被閻錫山「兵農合一」逼走的「常備兵」，也照顧他們家庭生活，分給了一石穀。全村羣衆在送地送糧後，團結更緊了，大家要求買牛開荒扣伏，[illegible]反貪污所得款來買了三十五條牛，分配給三十戶沒牛的農民，由三人伙喂一頭牛，一人專[illegible]，一人專扣伏荒，每[illegible]預計一百[illegible]即可扣四十多畝。在他們積極扣荒影響下，以及富農的參加，推動了全村中農，他們投入了扣伏，[illegible]參加了扣伏荒的運動。此外，全村組成了扣荒小組，共有三十一人參加，生產熱潮，該村的歷史上所未見過，羣衆一致表示[illegible]。（靜樂）

劉文錦以反訛詐所得 獻糧三石幫助窮人

（靜樂訊）八區馬坊村勞動英雄劉文錦，在閻錫山時代受地主剝削，自己只有一點地，經過減租減息後，已大翻身，買進了三十五畝土地。今年夏季反惡霸運動中，他又得到了惡霸[illegible]還他的七大石穀，在反惡霸鬥爭勝利大會上，劉文錦感激了幫助窮人翻身，將三大石穀食獻給貧苦抗屬、農民和復員軍人。他說：「自己翻了身還不算，要幫助大家都翻身！」羣衆聽後拍手叫好。在劉文錦影響下，翻身抗屬高鎖玉亦從反惡霸糧中獻出一石。（尚山、瑞昌、芝蓮）

被侵佔區的區幹部 要積極組織武裝鬥爭

——文水自衛戰中地方工作經驗——

（本報訊）據[illegible]閻頑六七月份夏季的軍事進攻及搶糧抓丁工作中，文水縣地方工作獲得如下重要經驗：（一）對於閻頑佔領或能夠直接控制的村莊（即使是暫時的），區級幹部必須緊密團結村幹部，民兵及不宜存留的羣衆，組成工作小組（即武工小組），在其原地區範圍或附近，與敵周旋（[illegible]人，大部分散到[illegible]），隨時了解掌握情況，鼓動與鞏固羣衆情緒，展開鬥爭。四區即一典型例子，當閻頑大軍「掃蕩」處處緊急之際，[illegible]同志始終未離本區，將據點內及據點外圍村莊的村幹部、民兵帶領起來，組成小組，游擊活動堅持工作，供給他們情況，解決與照顧其家庭和生產問題。因此廣大羣衆在尖銳的與閻[illegible]對立情緒中，奮起來作堅決的鬥爭，閻頑一切威脅利誘麻痺均無效，閻頑一出動，除開據外，[illegible]村莊羣衆都能有組織的轉移。相反，有的區有的同志表現了膽怯，退卻，「鬧情況」，等待主力作戰，沒有抓緊時機組織力量，甚至某村幹部民兵逃出來後，沒有及時的得到區幹部的幫助領導，乃又走回去，上了敵人當而被捕了。在這種現象的幹部，既要羣衆的「[illegible]」之下，羣衆蒙受了嚴重的損失。（二）開展游擊運動，消滅「治村」。主動積極的出擊、埋伏、襲擊敵人，對其小股兵力及「治村」等，相機集中力量殲滅之，游擊隊與民兵密切配合。八區民兵協同游擊隊兩次襲入[illegible]據點，解決全部「治村」，鞏固陣地；又如文水城、[illegible]據點兩個外圍村，撤下，屢遭襲擊，均證明此點。（三）主動配合軍隊作戰，幫助解決[illegible]，及各種勤務工作。區幹部事先要有分工，作戰時，有專人[illegible]，動員羣衆抬擔架，護送傷病員，作飯，民兵自衛隊押送俘虜，運送[illegible]等等，縣區幹部大部份精力仍須用於戰時羣衆動員工作。（四）對[illegible]與反「組掛」，事先普遍的羣衆動員宣傳教育，政府佈告下令，對個別[illegible]分子予以勸說警告。戰爭中，死心塌地，破壞羣衆利益的特務漢奸，堅決鎮壓，以明是非，以安人心。羣衆捕捉者一律交由政府處理，[illegible]附近村莊，尤應提早組織羣衆力量，防止少數壞份子可能主持的秘密「應付」。[illegible]，民兵確實要放遠，本村崗哨要加嚴，還要放出坐探免遭包圍。要發動羣衆[illegible]、拆車、拆橋、破路，一般號召外，要區戶檢查，切實克服[illegible]及個別落後分散損失的情緒。要照顧落後羣衆，教育羣衆互助友愛。（[illegible]）

文水南民群衆武裝自衛反擊

以鍘頭鐮刀協助民兵 解決閻頑區公所武裝

擊斃閻頑區長及一「治村」村長

（本報訊）八月七日，文水民兵深入城東二里之堡子村閻頑據點，擊斃閻兵一名。次日配合游擊隊在南武城村外伏擊，[illegible]四區區公所及其武裝，戰鬥中，該鎮[illegible]以鍘頭等農具助戰。共擊斃閻頑四區區長，東西[illegible]「治村」村長，[illegible]村長，村[illegible]以下七名，[illegible]「治村」[illegible]分會[illegible]南武鎮的「治村」四人，[illegible]二人，[illegible]手榴彈二十二顆，文件一部，[illegible]七大車，羣衆於此擊[illegible]不歇。文水閻頑積極向外擴展侵佔區，以據點村[illegible]，設「自衛」[illegible]，三區[illegible]村，[illegible]「治村」[illegible]「居村」，並配以武裝，進行「秋季[illegible]」，陰謀破壞我秋收，準備部[illegible]學校」，從太原調來一批幹部，約[illegible]有[illegible]。

「指派書」「委任書」等件及「[illegible]保證書」等，[illegible]之條件[illegible]特務活動[illegible]。（森）

中陽郭家山我軍反擊 生俘閻軍三十三名

繳輕機槍三挺、槍十四支

（呂梁[illegible]中陽訊）本月八日中陽閻軍一部共四百餘人，於九日侵入城西之郭家山，[illegible]一個排，生俘閻軍三十三人，繳輕機槍三挺，步槍十三支，手槍一支，子彈千餘發，其他軍用品甚多。現該敵退守山頭，我軍民正圍困中。

抗屬慰問團臨縣小組 到抗屬地裏檢查代耕

興縣小組所經各村優抗工作改進

（本報訊）抗屬慰問團臨縣小組，連日在臨縣八區各村進行慰問，並協同區村幹部到地裏檢查代耕工作。在薛家圪台抗屬段成汝地裏檢查時，發現除棉花外，其他秋田只鋤過頭鋤，二畝穀子由八個代耕人分開無段鋤，早鋤和晚鋤的相差十來天，二畝黑豆、高粱，雜草遍地；棉花雖鋤過三鋤，但苗很近處的草未鋤掉，段成汝家老太太只好自己去鋤。另八畝山地均沒留水道，雨水亂流，冲毁地，冲走苗；地壞沒拍，草更多。山藥鋤了一鋤，苗子缺少，凡黄萎將死。但代耕組長種的山藥，已鋤過第二鋤，地內無草，且留有水道，苗子長的綠油油的。在慰問團親自上地檢查的影響下，八區幹部進行了討論，並於八月八日分別下鄉，協同村幹部慰問抗屬，到地裏檢查代耕工作，教育改造不好的代耕組或代耕人。爲使優抗工作做的好，提出：代耕的人要優先給抗屬做，區村幹部檢查優抗工作，要到抗屬家和代耕的地裏去檢查。（趙睿軒、雷洪）

（本報訊）抗屬慰問團興縣小組，於上月二十八日出發一、四區，經二十多天工作，已於日前返回行署。此行遍歷李家塔上、官莊與馮家溝三個行政村的五十多個自然村，慰問抗屬約二百戶。所經各地考察結果，一般村莊幹部羣衆對抗屬都很關心，大部份貧苦抗屬都已得到足夠的土地，有吃有穿，生活改善。雷家溝是個窮村子，抗屬又多，但村主任積極把優抗工作做得很好，他經常到抗屬家裏去訪問，並以身作則，主動幫助解決困難——耕牛幫抗屬耕地、過節殺羊分給抗屬吃，抗屬武小生布織壞了賣不出去，缺役麥籽沒錢買，他就拿出莜麥籽換壞布。馮家溝抗屬李少奇，從前一家五口生活很困難，一個兒子參軍後，前年政府和羣衆幫他買了六垧半坪地、三十垧峁地，一條牛，三眼窰，現在一家倒閙得不愁吃穿，老漢還被選爲村主任。這種情形各村很多，但也有些村莊優抗工作做得很不好，宜宜溝抗屬屈四子去年吃糧困難，村主任張世還不但不幫助解決，還向屈四子借糧，上級叫給貧苦抗屬借糧，但他發一次糧就把抗屬訓斥一頓，某抗屬殺豬賣，一次自己吃了些豬肉被他看見，說：「窮人還能吃豬肉？」以後就不優待了。這種例子各村也不少，致使部份抗屬受到困難，慰問團當即設法解決，並教育幹部檢討改正。飲馬會抗屬范恩財家，地夠種但口糧困難，這次幫助了一百三十斤小米，孫家崖抗屬馬盼德家裏冬衣困難，幫了二斤棉花由婦女子紡綫換布，解決冬衣可不成問題。有的抗屬要鬧離婚，或婆媳不和的，也都說服、調解了。許多村幹部都在抗屬座談會上，誠懇檢討了優抗工作缺點，馮家溝村主任和農會幹事，反省過去只顧自己有地種，沒有先幫助抗屬解決土地問題，優抗只限於臨時救濟；崔家溝上村主任溫世當反省過去的認識：「當兵的有理了，年年待候他家」，對優抗不認眞，現在認識到應當糾正。優抗工作的改進，抗屬都很滿意，王家莊的劉悉子並提出：凡是參軍的抗屬，自己要努力生產，不能單依靠公家。（李超、滋華、祖漢、炳林）

抗屬劉利洪寫信給兒子

「打垮反動派咱們再團圓」

（本報訊）興縣四區官莊村抗屬劉利洪，三子任區公署通訊員，在反「掃蕩」中壯烈犧牲，二子參加八路軍，家中生產有些困難，因此在停戰命令頒佈後，一心想叫他二兒復員回家幫閙生產。月初，慰問團到了官莊，幫助他解決了生活上的困難。抗屬座談會上，慰問團同志解釋目前時局，老漢聽到蔣介石堅決要打內戰，到處進攻八路軍和解放區，非常生氣。他在座談會上對大家說：「叫我兒再當十年八路軍，消滅了反動派再團圓。」他並寫信勉勵他兒子說：「反動派還在打內戰，你在前方要好好打仗，多消滅他們幾個，要是不好好打，就會被那些龜孫子們把咱解放區糟蹋壞了。咱家裏一切都不困難，政府和村裏人時常幫助咱，你再當幾年八路軍，把反動派打垮，咱們再團圓。」他的榜樣深深教育了所有到會的抗屬。當時村幹部也在檢討優抗工作，發現對他三兒的犧牲處理得有些不合適的地方，村代表孫立，自動到劉利洪家裏去賠不是，感動得劉利洪也檢討自己說：「我也有不對處，我不該因此不滿區村幹部，再說村幹部平素對咱照顧不錯，這幾年幫助咱買了十九垧地，且手邊的困難也可以了，咱勞動力困難，村裏人常給咱幫助。」經過互相檢討，他對村幹部的意見消除了，互相關係融洽起來。（李超）

興縣劉縣長覆函戰士白應軍

你家秋田保證幫助收好 你的未婚妻決不會改嫁

（本報訊）野戰軍戰士白應軍，寄信興縣劉縣長，感謝政府工作人員對他家庭的幫助，同時提出兩點要求：一、家裏勞動力困難，父親六十八歲，再沒有別人勞動，希望政府幫助解決。二、未婚妻今年十八九歲，岳父家催着要結婚，他現在不能回來，要政府保證她不得退婚改嫁。劉縣長接信後立即派民政科劉科長隨慰問團下鄉調查處理，並將處理結果覆信如下：「白應軍同志：你給政府的信收到了，所提問題答覆如下：一、你家中勞動力困難，這次縣府派幹部隨同慰問團到你家，由羣衆討論好給你家幫助十八個工鋤地收秋，你家鋤草欠下人家的工，區已由村中借給三斗小米還清，村裏討論好以後一定要在人力上幫助你家，詳情請看你的家信。二、你的未婚妻你丈人家照顧得很好，本人生產也很積極，跟上你丈人鋤草，又學會了犁地，村裏人都說她是好女子、好勞動，並沒有提出要改嫁，關於這一問題，政府絕對保證不會改嫁，如婚姻家有困難，我們定給解決，希你安心工作。此致親切的慰問禮！

縣長劉獻瑞　八月十八日」

新堡怎樣轉變了 幹部脫離群衆現象

紀希晨、周恭

寧武二區新堡是工作開闢最早的老解放區，遠在新政權正式建立前，我黨即在羣衆中進行工作。數年來，該村於尖銳對敵鬥爭中，始終表現英勇堅毅，在張初元同志領導下，創造出全邊區勞武結合的光輝楷模。經過減租、清算、贖地等七次規模較大的鬥爭，勞動羣衆基本上已翻了身。原爲十一家大小地主佔有的一千多垧土地，經過翻身「買地運動」，亦大部轉入六十餘戶農民手中。生產有很大發展，本村荒地全部開完，連石圈也變成良田，戶口由戰前一百二十六戶增至一百四十五戶，除經營農業外，大部份尚依靠傑工、運輸、小商及其他手工爲生。再加該村一貫又是「實驗村」，縣府、專署工作「蹲點」，有四五個工作團曾在該村工作過，因之，工作基礎强，羣衆覺悟程度高，湧現與培養了大批幹部英雄和模範（單增要地方行政村長以上幹部即有十五人）。可是，在這樣一個村子裏，在麥時期內也竟發生了幹部脫離羣衆的嚴重現象。

新堡雖經過數次羣衆鬥爭，但因發動中政策思想不明確，缺乏深入的翻身教育，鬥爭並不激烈深入，幾次鬥爭，不是自下而上的發動了羣衆減租清算，而是自上而下的做工作。減租雖使部份佃農因「保障佃權」而得到些土地，可是一般農民則根本沒得到土地，加以買地又是誰有錢誰買地，最貧苦農民因沒錢便買不到土地。因此翻身，新堡雖經鬥爭，可是一百四十五戶中，得有土地的僅佔一半，而另外七十多家仍處在無土地狀態。至於處理鬥爭果實時，存有自私自利毛病的幹部，濫用幹部的有利條件，去佔羣衆便宜，甚至發生貪污腐化，直接違反羣衆利益。也是土地問題未能很好解決的直接而重要的原因之一。

最嚴重的是在買地運動中，幾乎個個村幹部都濫用權力，比羣衆多買了地，且多是近地好坪地，而羣衆則是壞地，甚至根本買不到土地。地主在這中間，爲挑撥幹部與羣衆團結，故意專把地賣給幹部，而不賣給羣衆，引起羣衆極大不滿。如四三年村農會秘書周計年，一年就買好坪地八垧。他的買地方式是這樣的：地主周林如欠下公糧，他一面鼓動閭長去叫周限期交公糧，一面暗中告訴周：「只要你把地賣給我，公糧可緩交。」在如此「逼迫」下，本值二十元白洋的土地，六元便賣給了他。地主王希賢爲拉攏周計年，相讓自己緩交公糧，還悄悄地把一塊閣子送給他。地主王希賢有一座油房，村內羣衆商議要股買下大家用，結果他知道了，又用「快交公糧」逼王，一百五十元賣給他，但沒隔幾天他又用二百元高價轉賣給別人。在幹部此種與民爭利影響下，產生如下惡果：

（一）幹部之間因相互爭着向地主買好地近地，於是個別幹部便拉攏逼迫地主，失去立場；並相互鬧意見，如勞英郭銀柱買了八垧地，別的幹部嫉妬，便開會批評，硬叫退出兩垧賣給別人。

（二）羣衆沒得到土地，即使買也買不到，幹部脫離羣衆。僱工周順圪蛋業下錢，去尋幹部幫他買地，幹部說：「我們還買不下呢哩！」周順圪蛋無法，只好託情直接去向某地主買，結果碰了釘子，地主說：「不賣給窮漢工的！」幹部不悼不慰安，反批評他，向地主托情「失立場」，氣得周順圪蛋躺在炕上說：「翻身了翻身吧！身都叫幹部翻去啦！」羣衆普遍看不起幹部，幹部威信掃地。

（三）村與村間糾紛：新堡地主低價買地消息傳至舊堡，舊堡羣衆便拿款到新堡買地，新堡幹部不讓，舊堡資斥新堡「太本位」，村與村間自此埋下不和。到去年，舊堡一女人在新堡村長主持說合下，叫舊堡民兵郭四龍娶走，舊堡幹部羣衆發覺，藉口不經「系統」。發洩憤懣，集合起三十餘人拿着棒子到新堡把郭四龍和女人打了一頓，並喊：「村長來了也要打！」四四年兩個村子還因砍木料做工事，鬧下很大意見。

幹部「佔便宜」現象的繼續發展，生產幹部貪污腐化，如農會主任周計年貪污羣衆貸糧二百斤，秦餅貸糧一人便貸四石，個人不好好勞動，並抽上洋烟。閭長周根羊借催徵公糧機會「普黑吃」公糧八百斤。幹部家庭生活普遍比羣衆好，貧苦羣衆反映說：「幹部家吃的窩窩莜麵，咱連糊糊也喝不上！」中農利益受侵害，四四年公糧負担「兩頭輕，中間重」。中農周貴眞因擔不起公糧，賣了十垧地，王六金子還賣了驢。

該村各種工作，在當時受領導機關直接領導幫助，比一般村子較好，有「模範村」之稱，而村幹部周計年等也便常以「模範」自居，擺老資格，動不動便說：「咱是七八年的幹部哪！」自高自大，甚至連區幹部都不放在眼裏，障礙了進步。

上述現象被發現後，縣區領導上即予糾正，先是和犯錯誤最嚴重的周計年等進行個別談話，按法令給周根羊以處罰。繼之在農會中自下而上發動討論批評，並召開羣衆大會進行教育揭發，羣衆自動起來將周計年、趙貴太（農幹）、潘仁英（主任）等改選掉，又以「誰能爲我們辦事」爲中心展開討論，於是新幹部郭銀珠、周成林等在羣衆選擇下湧現了出來。（未完待續）

全村婦女、民兵 給受傷民兵務營生

（河曲訊）一區民兵班長趙三仁，因阻擊對岸朱五華匪軍搶渡，誤傷手臂，不能生產。中隊長安慰他好好養傷，排長曾四開說：「他受傷是爲了保護大家，他家裏的生產，一定要好好給務營。」全村民兵一致贊同，按時幫他家將地全部鋤過，婦女們也幫助他把棉花打卡過了，零碎營生也有人照顧。現在三仁的傷勢稍好，就連忙找中隊長：「大家這樣幫助我，眞是對不起，我好些了，不能做別的就放綫哨吧，狗日的特務土匪再敢過來刁擾，咱頂上命也把它打回去！」（馬駿良）

民主政府領導下 文水消除水災蝗災

現在最大的災害是閻軍暴行

（本報訊）今春，經我民主政府領導，擴大羣衆努力，文水縣水、蝗兩大天災已不復成患。由北向南長達三十餘里直貫文水境內之文峪河沿岸，歷年以來連遭水災，民謠說：「好活了文水一縣人，苦了武午宜兒村。」該兩村地處縣境北端，邊山脚下，地低河高，受災嚴重，由此向南的大娘南、橋頭、南武渡、北武渡、南張家莊、鄭家莊、蘇家堡等十餘村莊均爲災區，人民農作受鹽損害。經過今春疏濬河身，改直河道，伏天數次山洪，均未決堤冲口，秋天也不致出險。縣年遭淹的兩萬六千餘畝土地，均已變成良田，密茂秋禾格外茁壯。與此同時，縣境正南、西南，去年曾遭幾十年未有過的蝗災，孝義鎮、馬村、馬西帶、高粱穀子被咬成光桿，只有三分收成；而今，蝗虫絕跡，田禾茂盛，豐收有望。馬村羣衆說：「蝗虫還是要靠人打滅；許願唱戲、燒香磕頭，裝了餓還頂不了事。」又說：「共產黨八路軍一來，我們老百姓就有了福氣樣了。」但是，當他們歡樂的時候，却想起了另一個人災的苦難——閻錫山的暴政和軍事侵擾。廣大人民正以急切心情盼八路軍解救他們。（秦）

保德沿河受災羣衆 得到救濟搞副業生產

（保德訊）四區沿河受災羣衆，收到縣府十石救濟糧、四十石貸糧後，積極恢復生產。該區幹部親自下鄉調查，慰問受災羣衆，發放貸糧，計有三百三十七戶抗屬和貧苦農民獲有貸糧救濟，普遍解決了夏鋤的口糧問題。各村接到貸款後，即時組織生產，

簡訊

△據統計，臨縣九區九個行政村，四百六十八戶農民，在夏季爭中得到和反租、細食汚門九百七十多石、糧幣七百七十一萬元，棉花七十斤，農民買地與贖回土地共三千零三十五畝。

神山村的一十戶人家，打出紡織，月計在百餘個戶內，全部受災損失，價鎮、賀家、網林峪，川受損傷紡織，崩鄉對的實船；遭坪牧塔、組、杜沙家、宋家三個組，搞還輪生產組，情緒很好。生產幹部重新來救，父母是咱們的，很快的「生產」。從河來西幫助生產，幹部們從河來人美頭：「區：過來的，人很教濟你們嗎，還纔政府們郊邊受了災不管，我們還遍着要糧要款！」（楊林、張連國、崔敏）

粉碎蔣介石的進攻！

察哈爾各界響應解放日報社論
動員起來支援前線

（新華社張家口二十一日電）延安解放日報十六日號召「全邊區動員起來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社論，已在此間得到行動的響應。張市總工會主任薛明堅對記者談：為了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張市二萬餘工人如火如荼的節約增產支援前線的運動，現已廣泛開展，各廠各行業工人，自動要求獻工獻金，慰勞前方浴血作戰的八路軍指戰員，總工會已收到十六個工廠及六區挑水工人、二區店員等獻金五千六百四十餘萬元。宣化新華機器廠工人王振衛創造了三十六小時完成五十二小時生產任務的輝煌成績，建國冶鍊工廠工人每日義務加工二小時，王鳳山、封廣衛等工友均在一點鐘加工時間內作了五小時的工作。對社論中「十分注意發揚民力十分注意節約」的號召，已引起邊區行政委員會各機關幹部的重視，一致決議每日每人節省小米一兩援助前線，並從各方面節約，減少財政開支。文書設計劃將積存的廢紙使用三個多月，可節省一百萬元。財政處決定半年內不領紙張文具，並立即在各部門中開展清理物資運動。張市參議員名醫洪子良先生已向政府建議，團自動將時務訓練救護人才。宣化市內各公私醫院已準備好首批五百餘床位，以為自衛戰爭服務。張市教育界參議員傅子襄先生亦建議當前張市中小學應增加反法西斯教育，提高學生和廣大群眾對自衛戰爭的認識，並配合進行後方各種戰時服務。察哈爾省各政軍民各界已聯合成立自衛戰爭動員委員會，決定進行至深入的自衛戰爭動員，加強防奸防盜工作，鞏固後方治安，厲行節約，消滅一切浪費鋪張現象，全力支援前線。宣化各街市一千餘市民已組織起治安糾察大隊，協助軍警防盜防奸。

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號召
粉碎蔣介石進攻　爭取愛國戰爭勝利

（新華社邯鄲二十一日電）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頃發表粉碎蔣介石進攻，爭取愛國戰爭勝利的號召。該號召指出蔣介石反動派的軍隊已侵入晉冀魯豫邊區，晉南、豫北、豫東正遭受殘酷蹂躪。為了保衛我國的獨立和平與民主，為了保衛民主自由的解放區，必須堅決自衛，粉碎反動派的進攻。該號召向全邊區軍民提出下列緊急任務：（1）全邊區子弟兵發揚八年抗戰和上黨平漢自衛戰役的光榮傳統，勇敢作戰，堅決殲滅進犯者，並在戰鬥中吸收新的戰鬥經驗，提高自己。（2）一切地方武裝及民兵開展廣泛緊張的游擊戰爭，配合主力殺傷侵犯者，在蔣軍侵佔區後方保護民主政權和群眾利益，最後奪回一切失地。（3）加強後方工作，全力支持前線。號召青壯年踴躍參加自衛戰；軍需人員、後勤人員、醫生護士們加緊工作；民兵自衛隊及參戰群眾加緊担架運輸，保證前方不斷的供應。（4）擴大愛國統一戰線，開展高樹勳運動，號召一切愛國的國民黨軍官兵實行反內戰反賣國運動。（5）實現政綱關於「耕者有其田」的決議，開闢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貫徹群眾翻身運動，組織農業生產及準備明年春季的大生產運動。（6）努力生產節約，一切從長期打算，克服人力物力的浪費現象，發展工、農、商、礦、運輸等業，以增加社會財富，保障軍需民食，以支持長期戰爭。

晉冀魯豫全邊區人民在「動員起來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號召下，現已緊急動員起來。邊區政府各機關幹部千五百人於十七日下午在邊府大禮堂舉行愛國戰爭動員大會，會上，戎伍勝副主席號召 全邊區三千萬人民要團結得像一個和諧的家庭，全力支援前線，並把這種愛國統一戰線擴大到國民黨統治區與國民黨軍將士中去。現太岳晉南已有四萬民兵奔赴前線參戰，冀魯豫區范縣四百五十二個村舉行了六萬人的反內戰大會，太行全區正廣泛深入的檢查戰爭動員工作，準備迎擊反動派的進攻。

冀魯豫、太行
三萬青壯丁自動參戰

（新華社邯鄲二十一日電）旬日來，冀魯豫、太行兩地區有三萬二千餘青壯年自動報名，奔赴前線，參加自衛戰。鄆城自舉行反內戰大會後，群眾紛紛自動報名參加自衛戰的熱潮，僅一莊一村即有十餘名民兵模範隊員報名參軍。魚台縣巍[illegible]湖區聽到蔣軍進犯的消息後，半天內即有十七個青年參軍，十三個戰士歸隊，全區三千軍屬積極歡送新戰士，卜家寨的父親給他兒子上前線時說：「自從共產黨來了，咱們才翻身，蔣介石又想來打咱，死也得和他拚。」青年婦女魏玉蓮說：「要是敵人來佔，政府有號召，我也要拿槍上前線。」李家村周老先生自蔣軍開始進攻豫東區，第一天就送他大兒子參加了名九團，臨海戰役勝利消息傳來後，又送他二兒子參加主力軍。楊仙近送他兒子參軍時說：「不打垮反動派不要回家。」內鄉共產黨員李思小、尹仁小二人首先報名，帶領二百八十人參加了子弟兵。長治縣兩天內即有四百餘人報名奔赴前線。

豫北與同蒲南段
十萬民兵配合我軍作戰

（新華社陽城二十一日電）太岳十餘萬民兵配合八路軍在同蒲南線及豫北英勇作戰。陽城民兵野戰隊於浮山縣蔣軍盤據點冶戍鎮西北十里地區，四日深夜，果獨完成奪取興村與帖圍的任務。李振廷隨着投出的手榴彈的爆炸聲，衝到障礙物跟前，剪斷了鐵絲網，以手榴彈[illegible]，完成佔領七個[illegible]的任務。十三日，陽城縣八路軍於粉碎閻軍第六十九師大包圍作戰中，當地民兵奮勇參戰，佔南成、段莊、屹馬等村，民兵於一次戰鬥中，繳獲八二式迫擊砲一門、輕機槍六挺、步槍十四支及其他軍用品甚多。洪趙人民協助八路軍作戰，在戰鬥中，有十二萬人民參戰，當第一擊砲響後，兩縣群眾所組織之百付担架紛紛趕到運送站集合。封里村勞動英雄李子貴率領全村群眾，於一天一夜作起跳板十二個。稷縣教員李克良率領學生與下校第一高小，合組一慰勞隊，洪洞縣許多老年人與婦女參加慰勞隊。洪洞縣城郊的群眾，冒彈雨給八路軍送飯，當八路軍作戰中，半夜裏即有無數群眾趕赴戰場，各縣慰勞隊亦擔着西瓜、燒餅慰勞八路軍。

海安以東我軍反擊戰中
斃傷俘蔣軍八千餘人
繳各種砲九十六門、機槍三百五十挺

（新華社蘇中前線二十日電）本月十日午夜十時起至十一日下午六時止的十八小時內，新四軍某部在海安以東地區反擊進犯之國民黨軍，收復李堡、上場等集鎮十餘處，殲滅其二十一師（二十一軍改稱）全部及四十九師（四十九軍改稱）大部（缺一個團）。戰役中所獲戰果如下：計斃傷國民黨軍新七旅（新七師改稱）、一零五旅（一零五師改稱）副旅長（前副師長）兩旅長以下三千餘人，新七旅副旅長（前副師長）、一零五旅參謀長金亞（原一零五師參謀長）、蔣南團長以下官兵五千一百餘人放下武器。繳獲各種口徑砲共九十六門（內有美造六公分迫擊砲三十門）、輕重機槍三百五十挺（內有美造衝鋒槍六十四挺）、湯姆式卡賓式一挺、擲彈筒九十個、長短槍二千八百支、電話機三十架、望遠鏡十一個、各種彈藥三十餘萬發，其他軍用品甚多。以上統計，地方武裝戰果不包括在內。按一零五旅前身為張學良將軍衛隊，後被蔣介石編入四十九軍，新七旅川軍，均係被作為異己部隊驅赴內戰前線者。

塔斯社闢謠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塔斯社奉命宣稱：八月十四日上海申報、大美晚報登載北平來訊，說中共與蘇聯外蒙已締結軍事同盟一事，純係惡意的造謠。

美記者報導：
華北美軍願意撤退
他們厭惡蔣政府而同情中共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塔斯社紐約二十日訊：紐約時報駐天津記者報導：曾在北寧鐵路一六一英里長的一段鐵路上游歷三日，美國海軍陸戰隊自高級軍官至下層士兵，都同樣願意自中國撤退，而不了解他們為什麼被留在中國。陸戰隊仍在有效的執行任務，但現有的陸戰隊員都表示厭惡蔣介石政府而同情中共。陸戰隊員並非共黨黨員，但他們都認為任何改變都可以比目前中國的情勢好。深信美國如撤銷對蔣之援助，而且相信中共參加政府，可以刺激工業之恢復，免除內戰的危險。

美國駐華軍人家屬遷返：北平消息：據一美國駐華軍人之家屬稱：一批家屬將於九月十九日在大沽口下船返國。北平駐軍之家屬亦已開始遷返。又訊，美軍人員三千，北平現有美軍自一萬人，已為其中之一部。

南口蔣軍擅調冀中
軍調部同意予以斥責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北平訊：蔣軍駐辛店之十六軍十四師及駐南口之二十二師，曾於六月初擅自調動，並有一部參加進攻冀中解放區永定河北之霸縣、固安、大城地區。八日，執行部聯合參謀處會議上三方一致同意此事係屬違犯和平停戰命令，將對該兩師所有負責人予以正式斥責。

山東我軍恢復廣饒
臨城附近我活捉蔣軍二百餘

（新華社惠民二十一日電）山東渤海八路軍在廣大民兵配合下，已收復廣饒與附近被佔據點。八路軍主力一部已於十三日將該城恢復，蔣軍分路向南逃竄。廣饒城係於去年八月二十三日為八路軍由敵偽手中所解放，本月十日被蔣軍襲陷，蔣軍入城後即大肆搶劫，三日內搜括群眾財物一百汽車及五百大車，運往臨淄，在抗戰中遭敵偽長期摧殘掠劫，未恢復之城內居民，遭此浩劫，今後生活益感困難，民主政府正積極救濟。又津浦路孤立據點臨城蔣偽軍千餘人，七日竄出城內，侵佔城東北四里之東莒，並企北之西山橋等地，以策應津浦線蔣軍之攻勢。八路軍在民兵配合下，予以反擊，西山橋一戰，生擒蔣軍二百餘人，繳獲六〇砲三門、擲彈筒十支，步槍百餘支。十日臨城六區民兵十餘人夜襲入臨城車站附近，將軍一股地雷炸毀，收繳時路響，當有連長一名士兵數名被炸斃命。另訊，兗州之偽吳化文部於八日集二千餘人進犯邊境，被民兵二百餘人以麻雀戰術擊退。

南泉起義之蔣軍
倍受我方熱烈慰問

（新華社東陽二十一日電）在南泉反內戰起義之國民黨交警總隊第十五總隊第一大隊，於十二日到達膠東軍區駐地後，備受熱烈歡迎與慰問。各界代表相繼攜款一百萬元慰勞，膠東區行政公署王一尚老先生亦冒雨趕往致歡。十六日下午七時軍區又特設宴招待起義全體官兵，深夜始散。軍區後勤部擬贈之單衣及鞋襪毛巾肥皂牙刷等，連同慰問金，亦分別發下。該隊官兵在感受熱烈的歡迎後，精神更為振奮。

民族工業家張絅伯說：
企圖消滅中共　只是好戰派的夢想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上海訊：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理事、中國和平建國公司董事長張絅伯在八月一日文匯報發表論文，指責國民黨當局依靠外國武器，維持其「正統」，企圖於八個月之內消滅中共，只是好戰分子的夢想。張氏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等到人民不怕死，即使原子炸彈也不能懸人，自己反落得飲食俱廢，不可終日。」張氏說：國民黨當局視人民為[illegible]的作為，明目張膽的摧殘民主，而嚴詞封鎖，使得人人切齒，加以摧殘民主戰士，列物暗殺民主戰士，已經到了「政治貪污便能混亂黑暗，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的地步。

我軍已站在開封城頭了
剛吹起衝鋒號十分鐘
——解放開封戰鬥記實——

（新華社隴海前線十八日電）本社前線記者報導我軍英勇光復開封的經過稱：擔任向進犯軍自衛反擊的是某部二連，剛吹起衝鋒號十分鐘，二連就已經站在開封城頭上了。第一個登城的是五班戰士崔桂珍同志，當他的戰鬥英姿出現在開封城頭時，爆炸成一片的機槍和手榴彈的聲音，正有力的為這個英雄的出現而歡呼。二連雖是在去年新成立的新兵連，但戰士們都是自動加入部隊的，他們痛恨蔣介石的內戰罪行，因而戰鬥力很強，他們只用了五分鐘就衝到城頭了。在衝鋒中，該連連長和政指雖先後負傷，但他們始終率領弟兄們鬥爭，而且跑在最前面，他們只有一個決心，就是迅速的消滅進犯者，受傷的連長還不停休的指揮着部隊繼續戰鬥。經過我軍的英勇進擊，開封城裏的國民黨軍都先後繳械了，只有一些殘部和坦克車連隊共三百餘人仍憑其新式武器向我猛攻，我軍奮勇衝上去，至六時，全部頑抗蔣軍都被打倒在地上了。這個戰車隊係為蔣軍駐鄭州綏署所轄第四綏區坦克中隊，共有坦克十一輛、汽車四十輛，每輛坦克裝平射砲一門、輕機槍二挺，在四十天以前，即開來開封，配合步兵向解放區進攻，但現在這些坦克都成為曾經被它們射擊的人所擁有而作為向進犯者反擊的武器。

副刊

再生

——三交翻身合作社訪問記——

煥文

當我跨過合作社門口的時候，呈現在面前的，是一幅緊張的工作的景象，男人們在兩面的一排窰洞裏，迅速的紡動着紡車；北面窰裏是年青的婦女們在紡花織布，彈絨和織機等相互的傳送着，使人難以相信這些人在不久之前還是在三交市上完全在生產之外流浪着的人們。

主辦合作社的老高，原先擔任市抗聯主任，合作社成立後，調[illegible]上重視這個工作，專門抽出他來領導，老高告訴我他們廠合作社的經過情形：

在日寇閻錫山的統治下，後來日本人又來了二年，不僅給這裏帶來了貧困和死亡，也給製造下大批的無業游民。在三交市三千來人口中，即有二百來個二流子。新政權建立後，大部經過政府的說服規勸和物質上的幫助，參加了生產。留下一部份難改造的，即分批的送來合作社。他們以三十來萬的反貪污款作資本，買下了織布機、紡花車、棉花、麥子、和一些零用的工具和原料，有了人又有了工具和原料，合作社就開辦起來了。用了公家的資本隔生產，所有勞動的收益都歸自己，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還分到紅利作零用的開支。為了使這些失迷方向的人們自覺的認清前進的道路，合作社裏並不

是進行緊張勞動，[illegible]，作到兩[illegible]在老高的領導下，有事，吃到[illegible]教育，使[illegible]一點小事[illegible]勞動在自覺下進行，[illegible]身上去[illegible]們雖然還沒有[illegible]一定[illegible]的家[illegible]的作息時間，但通常是，婦子們是不准吃[illegible]在上午作半天工，下午[illegible]一次，[illegible]再勞作一陣後，[illegible]組會，在會上不[illegible]就是作思想檢討和自我批評，舊社會怎樣叫他們陷入泥坑裏，怎樣把他們從泥坑裏救出來。老高要我說[illegible]我和他們共同生活幾個月，使我對這些人的看法改變了，這些人應該同情的，也往往他們是不對的，主要的是他們[illegible]社會的罪惡，當他們在流浪的時候，作奸[illegible]省的時候，使我[illegible]非常難過……！使我[illegible]以極大的同情心來[illegible]勸改造他們，使他們[illegible]的命迅速的改變，經過兩個多月的教育後，已有五個男的三個女的二個男子離開合作社轉入到另外的合作社去，現在在合作社的六個女的，五個男的改造進步也很快。

樊銀蘭是個二十三歲的年輕婦女，但已往的不幸遭遇，卻害了她的青春，她曾經對我說：「我沒有[illegible]的公家人，先前我過的不是人過的生活，[illegible]把我改造成人，是我至死也忘記不了的。」她十五歲上就[illegible]一百塊白洋[illegible]家作媳婦。娘家的日子不好，婆家[illegible]

四年，日本人佔了三交，偽警備隊一個班長叫余德海出了二百塊洋給她家，把她霸佔了。[illegible]把她的[illegible]的生命是全部搶光了，她變成了野獸們發洩獸慾的工具。後來余德海從三交撤退，又將她丟在大武，偽化的生活雖然使她的精神近乎麻木了，但日本人垮台的消息她是看得見的，她[illegible]前面已經沒有路子可走了，在一個夜裏[illegible]的時候，她偷偷的跳城牆逃了出來，經過民兵的保護，把她送回了三交，住在娘家。

幾年的糜爛生活，傷了她，使她不願再勞動，而安於寄生生活。合作社成立後，把她吸收進來，剛來時思想上[illegible]說：「我來了也不給你們紡花織布，看你們氣的個。」[illegible]老高耐心的進行教育，經過兩個月的時間[illegible]生產模範，分到六千多元的紅利，是合作社分紅利最多的一個。老高說她已經轉變了，允許她離開合作社去自己生產，但她卻說：「要我到什麼地方去呀！那裏也不會有合作社好，有吃有穿有作的。……」一邊紅着臉告訴我說：她要求公家給她介紹個愛人，條件一定是好受苦人，他們正給她物色個對象哩。

崔寶林是個五十來歲的老漢，早年裏是個「開賭場的」，後來又當了「牙行」，鬼騙過很多人，什麼「打比牛」「兩開票」都是他拿手的辦法，除了滿足自己寄生的生活，怎樣弄得錢就怎樣幹。但終於也把家蕩盡了。日本人佔了三交，他又活躍起來，日本人在「[illegible]堂」[illegible]的三百來人的大賭場，他作了一番，生活即[illegible]長期腐化起來。解放後，但他[illegible]禁止[illegible]維持着[illegible]生活。合作社成立後，把他送來改造。他經常說：「老實說，我心想一定要受到處罰，來後卻和我想的完全兩樣，見我年歲大了，要我少推磨，主要的是作紡線。」三個月他也分到紅利六千五百餘元。在合作社的教育下思想上大大進步了，他對別人說：「新政權不沒有二十年，我老漢子變成好人了！老婆也不會賣掉的。」老婆認為他的思想也對頭了，允許他[illegible]合作社，但他[illegible]不願意出去了，他說：「[illegible]合作社就是我的家，不論比作什麼地方都好。」

煥寶兒是個洋煙鬼，合作社十來天就退了來，現在在家裏參加了生產，他是老高[illegible]將他改造過來的。早年裏父親就是個吃洋煙的，老子躺在炕上，叫兒子給燒煙，煙癮染在寶兒身上，父親死後沒留下別的遺產給他，他也把這套摧殘生命的工具全盤的接收過來，從此以後，他變成了「活死人」。談到這裏，他想起一個社會的偽善來，他講：「舊社會要禁煙，把我抓到禁煙局，禁煙所裏，都不是真的禁煙啊！是他們想發財。當時外面大煙二毛錢一片，裏面官賣到一元五，我的煙癮沒退，卻更厲害起來。日本人佔了三交，遍地種大煙，官買官賣，[illegible]都抽光了，解放後，新政權建立後，很多人都禁絕了，但他還[illegible]私販的商人偷偷的弄到煙抽。合作社成立後也將他送了進來，老高像父兒一樣的照顧他，鬧的上吐下瀉，死去活來，老高身上沾滿屎尿，但終於將人救下來，到七八天之後煙癮退了，十來天即離開合作社。鄰居借給他錢、糧食，織布紡線子，公家先給[illegible]小米，使他變成了個很好的勞動者。

其他人不再必一個一個的寫下去了。由此使我想到舊社會給人們帶來了多少罪惡，吞蝕了多少人的生命！現在，新政權又將這些人從泥坑裏救出來，洗掉身上的泥垢，改造了他們的靈魂，變成了好人，這使每個被改造過來的人們，對共產黨新政權的恩惠又怎麼會忘呢？

我們一定要勝利

——「再生」讀後——

殷白

改造二流子，在解放區早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尚，在我們自己看來似乎是很平常的事了。

但是讀「再生」這篇通訊，可以得到一些新的感想。因為它使我們看得更清楚：在這個翻身合作社裏「再生」的人們，昨天還是在另一個暗無天日的社會裏過着流浪、寄生、墮落、麻木的生活。這另一個社會，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汪精衛、蔣介石、閻錫山們的社會，就是外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封建法西斯的社會。這個社會今天還繼續在摧殘那裏的人們的生存，[illegible]以至消蝕了他們作為「人」的勞動的本性。你看崔寶林老漢說養成了另一種賭性，解放以後他還要保持他的黑暗生活而本能的轉入地下活動，樊銀蘭抗戰前還是一個十來歲的純潔的農村女孩，經過八九年閻日社會的侮辱與損害之後，開始改造她時，她竟會想：「我去了，也不給你們紡花織布，看你們氣的個。」多麼頑強的抗拒啊！但是共產黨「治病救人」的偉大精神，終於克服了這些落後的抗拒，終於把他們改造過來；不僅使他們恢復了做人的權利，也恢復了他們作為「人」的勞動的本性，使社會又少了一些寄生者，增加了幾個自由、勞動的公民。

想起閻錫山先生[illegible]的生活實所保存會[illegible]所作的[illegible]的工作之後說：「如有天理，我們的事業應該永存。」這是在法西斯統治下感受壓迫的正義的呼聲。我們今天是在取消了法西斯統治的民主解放區，我們進行着偉大的巨大的社會改革的事業；但是我們的[illegible]迫不是不存在，二百萬內戰軍[illegible]的圍攻[illegible]來，外國反動派的幫忙，將死的[illegible]和掙扎，這一切為了什麼？還不是為了我們這裏實行了民主的改革，解放了農民，發展了生產，提高了文化，以至改造了游民懶漢，使人民各得其所，社會幸福安寧。……不正是我們作了這些橫掃舊中國的黑暗、落後、腐敗、罪惡的工作，以致他「死不瞑目」，要來「消滅」嗎？

但是人民將要勝利，我們進行的事業的正義和偉大，我們不僅有強大的足以保衛我們正義事業的物質力量，我們更有「天理」——人民的真理，我們一定會勝利！

前綫故事

地砲通窰縫

在北綫××團開辦爆炸訓練隊中，二班一班受訓回來的四個戰士，在四次戰役中，完成了四次爆炸任務。其中一次是解放朔縣，班長張八和馮[illegible]帶領着突擊組，隱蔽的向北城門接近，張八和[illegible]樹機，抱着炸藥就往城門洞底下鑽，接到水塔底下，搭起[illegible]發覺，從城牆上打下手榴彈來，炸藥也就響了，將城門上七八寸厚的鐵板炸斷，他們第一道城門，很快跑到第二道城門底下，更多的放了炸藥，將門扇大部炸毀，太扇、鐵片、直飛出四十多米遠，把附近起勝利的火把，敵人全部在城內頑抗，部隊已滾滾的打進城去。

下午打朔縣東站，這裏有兩面碉堡，一個已被我軍仙砲轟平了，還有一座水碉。一連一直[illegible]的敵人，依仗着鋼筋水泥的堅壁，不住的往下打手榴彈。要解決，必須把塔炸毀。馮[illegible]決放了炸藥，將緊壁削去了一層皮，炸煙從水塔的槍孔中鑽進去，塔底放的煤也受了震動，黑煙冒飛，熏的敵人出不上氣來，就趕快在上面擺帽子，繳了槍，共俘五十六名。

××在收復左家堡、寧化、呂梁××兩次戰鬥中，南綫×丁兵隊，成功的使用了十次爆炸。隊始兩次，在敵人碉堡的牆上，炸破一個大窟窿，爆炸組劉班長見步兵闖上去了，高興的對伙伴們說：「走，通窟窿去！」之後，一次比一次巧妙，每次發十五斤到二十斤綠末黃色炸藥，將厚六十生的牆壁，縱橫炸開一米五至二米寬。最後兩次，在敵執迷不悟的頑抗下，進行了毀滅性的爆炸，裝製將近五十斤綠末炸藥。「三兩塊，雷管十四個。由啟員張德瑞直接帶領段國利、傅丑甲、安仲緣、梁有才等十餘名同志，頭頂棉被，冒着敵人的砲火，接近碉堡點火裝藥，一陣霹靂，將敵碉堡的四間營房，四分五裂拋向空中。突擊組的戰士們，不由得拍手叫「好哇！」一股勁衝上前去，捉了五名燒得焦頭爛額的俘虜，此外有兩個僅幸的，粉身碎骨了。

勾子營坐飛機

敵人驚恐的互相傳說：「八路軍的地砲，真厲害，用的是燃燒彈。」老百姓見我們去看窟窿，就都驚喜的說：「叫勾子軍坐飛機去了！」

（殷門[illegible]）

閻統區小影（二）

「村公所」有殺人權

靜三區任家村貧農任四海、任自浩等三人，四月初旬到閻頑遙陽市張村去打短割麥。每天都在野外吃飯睡覺，據說是怕回到村裏被扣。幾天的野外生活，過得很是不慣，有一天，他們偷偷回到村裏休息，正在吃飯的時候，被該村的「村公所」扣住了。「先審後奏」，村長二話不說，先令他的火伕去用刑，火伕紅上火柱假戀的說：「將起，燒一火柱一條紙煙！」任四海等眼看自己的身體馬上就要遭到火烙，於是求饒的說：「行好的老鄉，我們是老百姓。」同時三人翻盡了腰包趕快獻上了兩千五百元票子：「有來多給些，實在甚也沒有！」殷瘡又解開扣子讓村長觀光了一下他們的赤肚皮，這總算過去了，但村長又令：「禁閉起來，以後再說。」一連幾天再沒人過問。他們想到自己的生命已到了絕境……！所好老書記同情窮人，背地從窗孔上告他們說：「我們村公所把你們的人殺的殺，送的送，村公所有殺人權柄，遲幾天就要你們的命。老鄉你們趕快出來靠住山畔畔回吧！」這樣任四海等才逃回了家中。他們在村裏逢人說話就掉淚：「狗日的頑閻軍比日軍還兇惡，咱們一定要齊心保衛邊區，頑閻軍回來咱們活不成！」他們對支援前線工作很熱心。（新華）

僱人不到，跳井自殺

太原市內自從實行「兵商合一」以來，商店沒生意做，負擔又重就關門了，某商店怕將自己學徒當了常備兵就送走了。後人家叫去修碉堡，掌櫃的說沒人，閻方人員即大罵：「你們的人都藏去了！」掌櫃的只好用三百元白洋僱人，怎也僱不到，心中害怕就跳井自殺了。（鄭克明）